

中華小學師範書局

編者 鄭曉滄 鄭曉滄

蘇俄之東方經濟政策

鄭曉滄 著

鄭曉滄 定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科學小學叢書

何炳松 劉秉麟 主編

Violet Conolly 著
宦鄉譯

蘇俄之東方經濟政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徐序

我人棲息於大地之上，憑藉天賦本能，宰制一切。奮智慧以施建設，恃勞力以資生產，披荆斬棘。農以殖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奠定民生，使社會日趨於繁榮。然人類因生存而有競爭，亦因競爭而有進化；進化之標準，可于物質方面覘其程度；而物質文明進步之徵象，實以工商業爲重心，與夫一般經濟建設發展之動向與結果爲轉移。換言之，經濟建設，實人類進化之基礎焉。惟是人與人爲一己生存而起競爭，則國與國間亦爲自身利益而生衝突。天演公例，優勝者勝利，弱小者淘汰。故物質文明之發展愈速，人類競爭之表演愈烈，而國際間之利益衝突，亦無時或已。本土不足以迴旋，于是向他方進取，甚致拓殖海外；以工商貨品爲工具，貿易傾銷爲方法，政府武力爲後盾，務壓迫其民族，掠奪其經濟，吸收其脂膏，以培養自身利益爲鵠的。最近因科學精進，利用機力電化，物質文明，益呈突飛活躍邁往前之概。而國際間經濟利益，時起衝突。疇昔爲一城一地而爭，今則集中資力物力

爲生命線銷售場而戰；一以政治爲主體，一以經濟爲核心；策略方式，雖有不同，而侵略則一也。由是富強者，常期得隴而望蜀；弱小者，每懷肝亡而齒寒；或聯盟以自保，或訂約以圖存；五雀六燕，等量齊觀；縱橫捭闔，鉤心鬭角；參伍錯綜，實難究詰。瀏覽國際情形，覺處處有山雨欲來風先滿樓之勢，一髮若牽，全身動矣。蘇俄以厲行五年計畫，努力生產建設，因而國力充實。在歐洲雖爲後起之秀，而發展之速，殊足驚人。君嫻中西文字，於法制經濟之學，寢饋有年，頗多心得。頃取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一書而逐譯之，以遠大之目光，敘述鄰邦生產建設進行之方針。原原本本，如數家珍，暮鼓晨鐘，發人猛省。文亦條暢流利，無不達之弊，誠予國人研究蘇俄東方經濟建設者，以入門之徑途。余以是書可爲我國之借鏡，而極佩君用心之苦，用力之勤，因綴數言，并諸簡端。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徐佩琨序

宣序

本書內容，如原序所云，是專論蘇俄與東方諸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塔那士伐（即唐努烏梁海）及新疆——的經濟關係的，至中國與日本則除外。像這樣具有專門性質的著作，在研究蘇俄對外經濟關係的英文書中，尙屬僅見。

本年夏季，我以偶然的機緣，得讀此書。蘇俄的國營貿易機關是如何靈敏地運用牠的政策；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是如何努力地要衝破蘇俄的經濟樊籬；蒙古、新疆、塔那士伐是如何日漸被吸收蘇俄的經濟勢力圈；這些都是我讀本書後所得的感想。我們不是在高唱統制經濟嗎？讓我們看看土耳其、波斯、蘇俄國營貿易機關的運用。我們不是正受着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嗎？讓我們看看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在俄國經濟壓力下的掙扎。（阿富汗和波斯一方面還受着英國的威脅呢！）我們不是想依賴別人嗎？讓我們看看蒙古和塔那士伐的榜樣。

我盼望每個讀者，能詳細地讀一讀第七章，看看人家是如何勇敢地，豪邁地，做着建設工作，多麼充滿了朝氣呀！特別要注意的是本書對日俄衝突的預測。這預測給與我們中國人以何等感想？我應當深謝徐君陶和徐叔劉兩先生，承他們的紹介，本書始得出版。叔劉先生并爲校訂譯稿，尤覺可感。此外，友人沈孝明、劉時敘兩兄及我的未婚妻許紹芬女士，對我翻譯本書，曾給與多方鼓勵，孝明助譯德文部分小註，時敘助譯法文部分附錄，紹芬爲繪製本書地圖，都是令我五中銘感的，謹在此一併誌謝。

宦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於漢口旅次。

緒言

蘇俄政府與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新疆及塔那土伐（按即唐努烏梁海）之經濟關係，係建立於一種特殊貿易制度之上。此種制度并未完全採用蘇俄之國際貿易國營政策，且從來不曾施行於整個東方。

蘇俄政府之所以不給與東方其他各國以這種貿易制度之權利，是因為有許多國家（如中國與印度）的實業，是在西方勢力之下。依循着資本主義路線組織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些國家本身便被蘇俄認為具有帝國主義的野心。

本書所述，只限於由黑海至西伯利亞，環繞着蘇俄的那一帶地方。在那裏，上述這種貿易制度業經施行了十有餘年。現在既有許多徵象，如一九三〇年下諾弗哥羅（Nizhni Novgorod）及巴庫（Baku）兩市集之封閉，及最近訂立的波蘇土蘇商約中之較嚴格的條件，均足指示我們，這

種貿易制度已漸失了牠原始的作用了。然則我們現在來考核一下，蘇俄東方貿易由其原始地位發展至今日景況的過程，其時機似已成熟了吧。

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及新疆，蘇俄經濟政策之進展，已够明顯，够成熟，可讓我們去詳細研究。惟在塔那土伐則情形不同。這個國家還未發達到可給與我們作同樣研究的程度，而且在莫斯科，關於這方面的材料也不適於研究。所以在目前，只能對塔那土伐與蘇俄之經濟關係，作一大綱的敘述，并指出幾個最近期間當能轉變全局的因素。

有人也許要問，蘇俄這一部分的貿易數字，在蘇俄全部對外貿易統計中，只能佔一小小的百分數，這也值得特別研究嗎？這不有點小題大做嗎？

第一，我們可以說，將來研究蘇俄整個東方貿易這一範圍較寬的問題時，上述六地對俄貿易之研究，實可視為一重要的發端。即令在他方面毫不重要，然而蘇俄對他們之特許免除國際貿易專營的諸束縛，單只這一點，在蘇俄向東方某些民族作共產主義宣傳之試驗中，也有相當的重要性。而況實際上，蘇俄這方面的貿易是年年均在增進。其次，這今日不值稱述的貿易，將來也許會變

爲全俄國際貿易中之最大的因子。最後，據我所知，關於這些國家對俄經濟關係之系統的英文著述，至今尙未有，雖然這樣的著述從許多方面看，應該是很有意義的，——譬如，從英俄在波斯及阿富汗之政治的與經濟的對立看；或從蘇俄在新疆的勢力之日益增大這一點看。

關於本題之基本的材料，如蘇聯商約，稅則條例，稅關及轉運規程等等，又如比較普通的材料，通常的讀者，差不多極難於得到；這些材料散見於許多零碎的報告中——只有一部分是譯成英文了的——通常的讀者恐無時間也無心思去查閱牠們。

我決意再繼續寫一本書，完成我對蘇俄東方貿易之全部的研究。該書中當論及本書中所未曾提及的諸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與日本——她們與蘇俄之經濟關係，現已很快地引人注意，并且漸成爲重要的了。

目錄

徐序

官序

緒言

第一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發展·····	一
第二章	蘇俄與土耳其之經濟關係·····	三五
第三章	蘇俄與波斯之經濟關係·····	六二
第四章	蘇俄與阿富汗之經濟關係·····	九〇
第五章	蘇俄與蒙古及塔那士伐之經濟關係·····	一〇九
第六章	蘇俄與新疆之經濟關係·····	一四〇

第七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結果·····	一五三
附錄一·····	一七一
附錄二·····	一七四
附錄三·····	一七七
關於參考書之話·····	一七九
地圖一幅	

蘇俄之東方經濟政策

第一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發展

(一) 理論的階段

在革命的最早期間，我們已很明白，東方將是鮑爾雪維克政策，及其政治經濟主義中之一卓越的元素。蘇俄政府在東方與西方，或被壓迫民衆與其西方的帝國主義壓迫者之間，劃分了一條鴻溝。這於蘇俄對外國經濟政策之進展，頗有影響。起先，爲要在將來同西方資本主義鬭爭時，能獲得一有用的工具起見，蘇俄政府曾作一勇敢的讓步，以博取東方國家的友情。東方儘有專制君主暴政，儘有比西方任何經濟不平等更甚的階級制度和身分制度，蘇俄之能暫時忘掉牠們，乃是

一種政治的手腕。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蘇俄對東方諸國之寬大的讓步，證實了上述的歧視態度。牠宣布廢除沙皇時代，在東方的條約、債務、利益等等，而且不需要交換條件。這種動人的行為，等於判定西方各政府在土耳其、中國、波斯的通常政策爲有罪。幾年以後，在一九二一年，蘇俄與波斯、土耳其分別訂立條約，放棄了帝俄時代所享有的一切公路、電政、銀行及其他種種權利。一般對這樣概括而勇敢的讓步之批評，都認爲蘇俄是要達到其政治的目的，故不惜犧牲其經濟的權益，實則此種批評忽略了一件事，即蘇俄同時曾宣布取消一切戰前各國對俄的債務；這在某種限度內，實足與其在東方的狂妄行動相平抵。

另有一件事，亦足表示蘇俄對東方的新精神。她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Brest-Litovsk）會議中，曾同意公開她的鐵路去運輸由德國轉運至波斯和阿富汗的貨物，這樣推翻了俄國昔日視波斯爲勢力範圍而不許他國插足的傳統政策。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間，在一連串的宣言與會議中，關於東方民族之政治經濟的解放，蘇

俄曾化費了不少的筆墨。同時，對其東方經濟政策之概括的原則亦有規定。然當時對蘇俄與東方諸鄰國之確定的經濟協約，則未曾述及。這是蘇聯政治的與經濟的普通辯證法的全盛時期。其後，當與這此國家談判正式協定的條款時，遂證出蘇俄并非一溫良的伙伴，如根據其早期對東方的禮讓殷勤而想像得的；反之，卻是一極嚴厲苛刻的對手。例如土耳其與波斯，其對俄通商條約之談判，竟經過七年的時間。（註一）

一九一七年，東方解放同盟成立，并倡亞細亞合衆國之說。赫爾維支（Hurwitz）（註二）於評釋該同盟之經濟綱領時，曾經指出，蘇俄很謹慎的永遠不會喊出『亞洲爲亞洲人的亞洲』一口號。這也許是他們反帝國主義宣傳之邏輯的結論，但他們看得很清楚，假如這樣喊了，他們也許會自己失掉了立足點。於是他們宣布亞洲爲『一切國家的，只要她們在社會方面、技術方面、能參加對這落伍并以農業爲主的大陸的經濟開發，』因而首先是蘇俄，『她將進行相互有利地交換貨物，并參加天然資源之開發。』一月後，在一篇富於戲劇性的對全世界回教徒宣言中，她又市惠於回教徒，（註三）（宣言中包括俄國的回教徒，他們佔俄國人口中一大部分。）宣言說：

「波斯人、土耳其人、阿剌伯人、以及印度人，你們的生命、自由、家屋、受那貪暴的歐洲強盜的蹂躪，已有幾百年了。你們的土地，那些好戰的盜賊想瓜分。我們現在宣布，將那些強奪君士坦丁堡、瓜分波斯，及剝削土耳其的祕密條約，撕成粉碎，而且廢棄了牠。」

共產國際的第二次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舉行。列寧是東方及殖民地兩問題的報告者。（計四）他確切地定下對東方貿易之原則，此原則後來編入國際貿易委員會於一九二三及一九二四年中所發布之法令內。列寧并以爲工業的無產階級雖在東方未能發展，但卻不能即視此爲該處蘇維埃制度必須緩日樹立的理由。關於這一點，確是很重要的，而且是蘇俄他日在蒙古、塔那士伐諸國家中一切行動之根據。這次大會又決議在巴庫召集一個東方民衆大會。

所以幾月以後，當列強的軍隊正佔據着波斯和土耳其大部七地之時，蘇俄卻在巴庫召集了一個東方民衆大會，這對列強自然是很難堪的。從東方各處均有代表到會，而大會的俄國主席及其同志們又長篇大論地痛述西方資本主義之政治的與經濟的罪惡。大會的主旨被齊諾維夫（Zinovieff）一口道破；他說：「我們最強烈的打擊，必須施於英國資本主義之身。同時我們要激起

東方勞苦羣衆的仇視之心。」（註五）不管大會是有怎樣富於戲劇性的背景，也不管大會是有怎樣富於刺激性的程序，到會的波斯人、阿剌伯人、高麗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印度人，終於四散了，並沒有在他們各本國內替蘇俄宣傳產出確實的結果。

（二）蘇俄經濟政策對東方之影響

同時，蘇俄政府很努力地建立她自己的經濟的商務的系統。在這兩體系中，對於東方貿易，訂有專條。我們在下節中當可講到。

國外貿易之管理，在蘇俄經濟中，直至一九二二，（蘇俄屆時始由革命、饑饉及封鎖所引起之混亂中，漸漸恢復原狀，）尚未顯出實際的重要。以東方而論，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間，蘇俄之第一期的經濟活動，實集中於混雜在政治方式及宣傳中之經濟的一般原則，而絕未注意及確切的經濟立法或條約。

在一九二〇年，當蘇俄國際貿易委員會及國際貿易專營正式組織成立之時，有六個東方國

家，即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蒙古、塔那土及西部中國，是經特許，對他們不嚴格地施行國際貿易獨立下的種種條例，同時他們的商人也可直接與蘇俄的商務機關及合作社往來，而且在某種限度內還可以同我人直接交易。此外，蘇俄政府對東方貿易之慷慨的宣言，也於一九二三（詳六）及二四（詳七）兩年間，由國際貿易委員會，於宣布其第一次對東方貿易的法令時，完全批准。於是東方商人得以在蘇俄境內，經營進出口業無須特許護照，且可參加下諾弗哥羅及巴庫市集。假如我們在這裏簡明地敘述一下蘇俄國際貿易機關之正常的功能，則我們當更能明白認識蘇俄所給與東方的特許權及利益，究竟含有何等的內容。

（三）國際貿易專營

國際貿易專營的原則是，國家對國際貿易，必須擁有唯一的絕對的管理之權。專營政策之執行機關是蘇俄國際貿易人民委員會。牠與勞工國防人民委員會共同依照預定計劃，規定進出蘇俄一切貨物之種類及數量。這些進出口交易多半是由國際貿易委員會的附屬機關（如駐在外